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九

乞休第五十二揭

臣十日之內兩疏懇辭未蒙
命允臣延頸以待而同官臣方從哲又復揭請催
臣之出臣閣之不勝苦楚在同官雖以共事
之雅協恭之誼必欲留臣然臣之必不可留
則同官亦心知之柰何為此以苦臣哉臣以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入閣至次年正月朱
賡告病四月李廷機告病一切政務盡委于
臣臣隻身任事且五六年至舊歲十月始得

臣從哲來助臣以今年三月盡方請告從哲
任事纔三月餘耳今閣務皆已精熟票擬無
不停當其才品器識勝臣百倍臣方幸付托
之得人而從哲乃懇懇以獨任爲苦必欲留
臣然則前此六七年間臣將何以支吾延至
今日哉當延機之求去臣爲代請且二十餘
揭頃臣亦屢次哀求從哲代臣一言而從哲
非惟不代臣言又勸
皇上留臣是從哲之所以爲臣謀不如臣之所以
爲延機謀也臣求去之情如此迫切而言者

猶拖累不已臣無可奈何只得哀求
皇上斷自
聖衷放臣歸去勿
發閣擬以致牽纏臣蚤去一日有一日之方便
皇上大造之恩不啻起白骨而再肉之矣臣不勝
哀鳴迫切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三疏

奏爲

君命愈重臣罪愈深恭謝

恩懇祈

亟放事該鴻臚寺官捧出

聖諭諭元輔朕覽卿所奏具見情詞迫切卿輔政

多年忠勤懋著朕衷非不體念今

聖母山陵事襄朕猶尚在服中正賴卿匡襄贊理

調和濟世何忍言私決意求去卿心忍乎否乎

且賴毗方殷卿當以國事爲重選著鴻臚寺堂
上官宣諭朕意速出入閣佐理以慰朕眷倚之
懷慎毋再有托陳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匍
叩頭謝
恩不意臣之愚蒙積愆叢戾無可自贖乃辱
皇上之眷存一至於此顧臣之求去已四五年只
爲
聖恩難割牽纏不休今日是臣斷割之時也臣稱
辭已竭無可復言病困日久精神憒亂亦不
能言事已如此更不必言縱使千言萬言只

是一言曰懇乞骸骨歸死故鄉而已

皇上以政本重之人責臣匪贊臣獨身任事已六七年駑馬僨轅幸其尚駕今同官臣從哲才品器識百倍於臣眞足當天下事無待臣之匡贊臣可以放心而去蘇洵有言賢者不愛其身之死而愛其國之無人國有人焉雖死猶可而況於去此臣之必欲乞身於

皇上者非恐也誠以爲可以去則去也往臣爲史官時見輔臣王錫爵受知於

皇上最深其去也八疏而遂得請當是時國家豈

不多事然
皇上終不以此苦錫爵而天下人亦不以錫爵之去爲推避至近者李廷機屢請不遂不得已而至於徑行人固以廷機之行爲是而未免謂
皇上之過於苦廷機矣以臣爲劣何敢望二臣但願
皇上推其體錫爵之餘以及臣而毋使臣復蹈廷機之故事則善矣今人多力勸臣行不必候
旨臣企望

徐青以月爲歲日前情景必不能久待但蚤一日

即臣一日之幸亦天下國家之大幸也臣不

勝哀鳴迫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初十日

乞休第五十四疏

奏為

溫綸頻下再竭懇誠仰祈

聖斷事臣蒙

恩宣諭已具奏陳謝懇求

釋放隨又蒙

恩批發臣前疏朕以卿獨任有年忠勞可念故特允所請增置二輔共效贊襄今道南尚未即至卿若必去政本仍復乏人豈前日求補之意且潔身體國孰為重輕卿宜亟挽去思即出輔理

彌勝始終倚毗之懷該部知道欽此臣仰見
皇上以政本乏人尚欲留臣此是
聖明慎重幾務之盛心然臣頃者回奏中已具言
有同官臣從哲可任不必留臣矣臣懇補閣
臣雖爲臣等亦以閣中有人則臣可以弛擔
皇上之用從哲者誠以從哲都人朝受
故惓惓乎
命而夕可代臣也臣初意固謂從哲抵任後臣當
即行乃荏苒遷延且將決歲臣之濡忍不决
甚矣今人情紛紛訾臣者臣不能副望臣者

臣不敢辭即如欺
君誤國摧折言官誅鋤正人君子此世間莫大之
惡臣一一領受聽
皇上處分但求
皇上先行罷斥使臣得豢出
國門便為萬幸臣病困已久日者雖為
聖母殯出而蹣跚蹩躄狼狽不支亟以求去不得
憂鬱愈增神思昏迷語言錯亂雖具人形已
無人理一切時事不聞書揭不受沈沈昏睡
與死為鄰雖未出長安已邈若萬里外留臣

奏疏

在此分毫無補而徒以添臣之罪是

皇上之爲國謀與爲臣謀殆兩失之也臣陳辭急

切瀆擾

君父罪當萬死伏望

聖慈哀臣亮臣將臣昨日回奏併

賜省覽斷自

宸衷勿發閣擬如發閣擬則同官爲體面爲私情

又復牽纒臣無生路矣臣不勝昂睎哀鳴激

切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愈苦愈切朕心惻然不寧但今

國事多艱非卿弛擔之日且朕壽節在邇卿若
假臥私寓於心何安朕眷倚至懷卿所素體即
百疏懇請必難允從尚即出贊襄朕當與卿共
圖新政愼勿再有託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為假憑各官催請吏利搨
該臣等以各官領憑守候日久屢次懇請未
蒙
允發各官情愈迫切控訴無門毎臣從哲入
朝輙遮擁號呼哀泣于閣門之外又相率至臣
向高私寓號呼哀泣諭之不去臣向高告以
患病乞休百事不管而各官謂一日未去亦
須爲我輩一日請命其辭甚切甚哀臣等不
忍見聞但用好言慰勉謂
皇上孝誠篤至茲中元節届必爲

聖母修齋薦福未暇
覽發本章過此必有處分不必急躁而各官苦言
窮困已極時刻難挨不得不急臣等思之凡
此候選各官皆係新選之人盤纏缺乏無處
借貸就中如教職一項皆衰老寒儒日暮路
窮其苦尤甚死者已七八人病者不可勝計
典衣鬻子俱是真情臣等讀其奏疏亦為淚
下一經
聖覽未有不惻然而動念者外間相與揣摩不得
其故或疑

皇上有不慨于李瑾所以遲留若是臣等竊惟瑾平日居官謹守未聞有所觸忤且
聖度如天豈爲此一臣而困數千人于長安郎六科陞遷吏之與工都之與左相去幾何而吝此一轉也此此始以爲人之心度
聖人之腹臣等必不謂然惟是遷延不發則此疑終不可解而反中其所料矣臣等煩瀆已甚本不欲言臣向爲方哀鳴乞歸更不宜言惟事勢至此不得不冒罪再爲一言伏望
聖明俯察各官極困極苦之情特

垂憐憫將吏科掌印本成

賜檢發行見頃刻之間歡聲徧滿都下亦國家莫

大之福也

萬厯四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乞休第五十五疏

奏為懇

恩亟放事臣於數日前連有兩疏懇請退休未蒙

聖允豈謂臣尚可以留乎夫人臣仕進高則為國

下則為身今臣困病日久如枯木朽株於

國則得失不關於身則毀譽不關尺寸無裨公

私皆累所以哀哀切切以冀土殘軀乞於

君父此其萬不得已之情

皇上亦可以鑒亮矣臣寓中只有老妻一人舊歲

欲隨臣孫南歸以臨岐得病故不成行今歲

欲隨臣子南歸以哭臨

聖母時

皇上賜問賜茶

聖意惓惓不勝感戴臣妻爲文臣命婦之首當侍

靈駕發引一伸奠送故又不成行臣妻從來多病十旬九臥見臣留滯遷延愁悶欲死呻吟號泣不堪聽聞病夫病婦煢煢相憐臣不得已於今早先發遣出城以安其心臣暫留數日代候

俞旨以盡

君臣之義竊念臣子孫皆遠在萬里外此中惟二
三婢僕並無親人臣妻雖去勢不能獨行必
須待臣況萬無獨留之理伏望
聖慈察臣情勢必不可留羈縻無益即
賜放歸或以臣負
君負國罪愆深重輕則褫奪重則加罪皆是
聖恩臣皆欣受如其奉
命強留則是臣從前籲祈之語皆欺
皇上欺天下世間無此昧心塗面之人其視頑鈍
無耻輩又下數層臣有死而作負

恩之鬼耳不能爲也臣不勝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卿連疏懇辭情真詞苦豈有所欺但君臣之
義不容恝然若是卿妻既病正宜留此調理何
爲先令出城卿還安心輔佐無負朕眷倚至意
著鴻臚寺宣諭卽出愼勿再陳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六疏

奏爲蒙

諭篤心萬難遵

命仍懇

天恩垂憐亟放事該文書官冊登捧出

聖諭諭元輔朕覽卿奏情詞懇切卿忠君愛國清正無私年來勞苦朕素鑒知朕以

聖母升

天福工之圖朕心痛切不已幸典禮告成又值朕

永璐王薨世悲哀神思恍忽況今時勢多艱紛嘗甚亂宜當為朕分憂佐理匡維輔弼挽回世運豈得疏辭徑去卿為元輔重臣豈可效尤有失君臣大體且朕壽節屆邇卿當即遵屢旨速出入閣視事愼勿再有托陳以副朕倚賴至意特諭卿知欽此臣恭設香案匍匐叩謝又該臣具疏陳乞奏

聖旨覽卿奏情詞愈切朕心惻然不寧但今國事[illegible]多艱非卿泡擠之日且朕壽節在邇卿[illegible]私寓於心何安朕眷倚至懷卿所素體[illegible]

懇請必難允從尚卿出贊襄朕當與卿共圖新
政慎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欽此竊惟
聖母上升
聖情哀痛重以
愛子遠離
愛弟薨逝
宸衷之不寧凡在臣工孰無分憂共痛之念況臣
恭荷輔弼受
恩深重寧能恝然惟是臣病骨支離恐餘生之無
幾驚魂飄蕩嗟百念之已灰縱使強留在此

毫不能效匡維之益而徒以訴病告苦添
君父之憂此臣之所籌度再三終以决去之爲是
也臣病妻已行隻身孤邸長安道上人人知
臣之必去人人言臣之當去臣之遷延數日
正以全
君臣大體而願
皇上之曲成之耳
聖節在邇四海呼嵩如臣一人何足有無豈令得
出
國門當率領妻子家人年年歲歲日日朝朝焚

香百拜恭祝

萬年無疆之壽又何止于今茲之稱慶哉

皇上命臣即出贊襄共圖新政臣惟新政之大無過

儲講起廢補大僚允候補科道數事

皇上毅然行之不崇朝可了何待贊襄至于目前最苦最急最可哀憐之人莫甚于候選之單官是在

皇上一舉筆而補吏科即為莫大功德臣亦何能贊一辭也臣千懇萬懇只懇

皇上蚤放臣歸母使臣竟失
君臣之大體何幸如之臣不勝感戴
天恩冒昧激切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去志甚決但朕眷留至念尤甚丁
卿行也意而傷朕懷卿必不忍所請備諸起廢
諸事待卿一出便可次第舉行吏科掌科官陳
即檢發具疏忠各官著吏部速令赴任毋再久
稽卿宜勉遵屢旨即日入閣副朕延佇之意若
效尤從去竟失君臣大體豈朕所望於卿該部
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謝

宣諭併乞休第五十七疏

奏爲速奏

諭音不勝感懼哀求

允放事臣以臣妻先行具疏陳乞該鴻臚寺官傳

出

聖旨卿連疏懇辭情真詞苦豈有所欺但君臣之

義不容恝然若是卿妻旣病亚宜留此調理何

爲先令出城卿還安心輔佐無負朕眷倚至意

著鴻臚寺宣諭卽出愼勿再陳吏部知道欽此

臣恭設香案下床叩頭謝

恩竊臣三日之間三奉

溫綸一勤中使一勤鴻臣

皇上之施恩于臣至矣極矣無以復加矣臣雖豺

狼爲心豈能無感

恩戀

王之念但臣一片苦衷已具于從前各疏今母庸

贅陳亦不敢贅陳即昨日已有閣奏尚在

御前伏望

聖慈爲臣

特賜省覽予臣去路即予臣生路臣曾懇
皇上勿發臣疏閣擬令此疏又係同官擬上然則
臣之得請將何日也臣妻之病亦以臣不得
去而增今既先行其心稍安但望
皇上發予臣一
旨則臣夫妻得蚤受一日之
賜臣身雖南行當日日回首北向一步百拜以少
盡犬馬之心焉耳抑臣有附奏者頃當
宣諭諸就教貢生見
皇上念臣如此又群至臣門哀號喊叫罪臣不爲

一言以為平日受

皇上無限厚恩今臨去而遂忘國家事將何以謝

我先臣其愧之而自念去國之臣終不敢深

言又不恐終于不言故敢因陳謝而併及之

統率

聖慈鑒亮裁斷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忠勤匪懈朕推心委任中外所

知昨已再四勉留何得益堅去志乎足腹心之

義能不深思且朕壽節已近卿為首輔宜遵屢

旨即出倡率百僚以[illegible]而陳設疏[illegible][illegible]吏部知

道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請飭都察院官揭

帖由奇卅日接得都察院署院事刑部左侍郎

張問達揭帖以

聖壽在邇普天稱慶乃都察院堂上並無一人求

於吏部會推各官取

點用嚴催赴任以飭

大典重堂班此真目前切要之務臣等日夕跂望

而臆竊有請者也蓋都察院之設與六部並

重而振揚風紀貞肅百僚

國體所關尤為不小

祖宗以來既設左都御史以總理又設副僉都御史以協贊長貳寅恭紀綱振飭二百餘年未之有改也今三堂俱缺闔署盡空堂堂風憲之司漫無所屬雖

命官代攝不謂無人而職業既廣其不專精神或苦於難繼揆之政體亮之人情俱為不便且向來署印者多以點用有人一時未至故權宜暫管以俟其來若左都等官則屢推未

允屢催不報日復一日絕無點用之期此開達所為不安於心而叩懇請而必以得補為幸也

臣等竊謂當此之時各部大臣俱當補兩都
察院堂官尤當急補各部大臣俱不可缺而
都察院堂官尤不可久缺尤不可盡缺此非
爲問逹計實爲憲體計爲
朝廷紀綱計耳伏望
皇上將吏部所推左都御史呂坤陳薦左副都御
史孟一脉左僉都御史郭實或盡賜
點用或先
點一二員令其刻期前來到任庶重地不至空虛
人心有所繫屬不惟呼嵩祝

聖濟濟班行而於
國體臺綱所裨非淺尠矣再照各差巡按御史
職在激揚均有地方之責若舊者已滿新者
不至既無再巡之理又無交代之人脫有他
虞咎將誰諉似宜照該院原題各官亟爲
點用不容再緩者也以上二事臣等已於前揭一
併併請並敢再瀆誠以職叨輔弼遇國家大
事不得不委曲一言伏惟
皇上亮其欽誠恕其煩瀆概賜允行臣等幸甚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催諭史科揭

竊見候憑各官羈留困守已及半年哀控無
門逢人泣訴自縉紳以及士庶聞其事者無
不憐之頃奉有科官朕即檢發及吏部逆命
赴任之
旨莫不歡忭踊躍欣欣相告以為出都當在旦夕
也乃今科臣未
點畫憑眼竟無人文憑未發赴任終於無日兩日
以來又相率哭於部司哭於闕門哭於臣等
私寓洶洶景象殊駭聽聞昨尚書王象乾具

疏再爲懇請內言吏科定限原係舊規

祖宗成憲不容屑越所執甚正所祈甚苦只求

皇上將原推都給事中李瓘立刻

批發不過一舉筆間便可了千百人之事解多少

愁苦省多少激聒

皇上亦何靳而不爲也不然

明綸已渙又復中止不惟臣等失于將順吏部難

以奉行而

詔旨不信

皇上亦何辭于天下耶臣等仰體

宸衷曾非過爲煩瀆誠以勢窮情迫萬不容緩故

不憚再三爲多官請命如此伏惟

聖明矜察俯賜

允行臣等不勝翹首仰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乞休第五十八疏

奏為

新政已蒙

慨俞病臣自當决去懇乞

聖明兩

賜裁斷以慰輿情以全臣節事該臣蒙

宣諭奏謝本

聖旨覽奏知卿去志甚决但朕眷留至念尤甚于

卿行已意而傷朕懐卿必不忍所請儲講起廢

諸事待卿一出便可次第舉行吏科掌印官朕

即檢發其候憑各官著吏部速令赴任毋令久
稽卿宜勉遵屢旨即日入閣副朕延佇之意若
故尤徑去竟失君臣大體豈朕所望於卿該部
知道欽此竊惟此
旨一頒不獨愚臣感泣即旁人聞之亦爲臣咨嗟
太息謂臣何修何緣何功何德而蒙
君父之眷念一至此也
皇上臨御四十餘年
鴻恩懋烈布在寰區若干史册臣不能一一贊揚
惟自臣待罪以來竊見

主上留神幾務孝奉
慈闈禮貌大臣優容言詠七八年間無大過舉方
闕內外咸仰
威德真可謂
聖主矣其所未厭人心者只是
儲講起廢數事今
明旨已允次第舉行則
新政大光
神謨罔缺凡有血氣心知孰不願須臾無死以覩
大聖人之作爲臣獨何心而忍自外惟是此等事

皆上關

宗社下切輿情

皇上當自爲國家計爲

聖德計固不必以臣之去留爲行止亦不必待臣之出而後行古之人臣善則稱君過則稱己

今

皇上每行一事輒歸于臣而臣每當乞歸之際輒冐嬰

君之嫌在

上雖爲遲徵臣意其罪也而下臣之私心不攏

死乎臣受事日久尺寸靡効然駑駘筋力實
竭盡無餘倦極思休病極思起譬如尩羸之
夫負重據走長途當炎赫烈日之中求一就
陰而憩足焉若復責之蹻蹷疾趨必至顛仆
此臣之所以仰首悲鳴拊心泣血而不能自
已也臣叨濫已極即旦暮死亡亦無他憾惟
此數事尚掛胸中
皇上如乘此涼秋之時萬國呼嵩之日慨然命
東宮即出講學行
瑞王婚禮下吏部起廢之章次第而補大僚允

候補科道一日之間四海歡呼共稱
聖主蒼穹爲之錫祉
列聖因而垂休
萬年天子萬世太平臣雖骨化形銷歆然地下又
何必强顏在此以貽
君父之憂哉臣聞之君臣猶父子也
皇上之愛臣不過
福王福王當就國臣當去國皆天下人所共知
者
皇上既割天性至難忍之愛以遵

福王矣何所遲回顧惜于久困之病臣而不蚤

裁斷也臣辭愈危臣心愈苦伏望

聖慈哀憐矜憫

亮臣萬不得已之情

恕臣負恩違命之罪即放臣歸其諸

新政併即施行勿以俟臣出爲辭至于吏科都給

事中蒙

允檢發尤不容緩臣與同官別有揭請統望

聖慈留神省覽臣不勝冒死懇瀆激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請發閣臣與前疏揭

題名

新簡大學士吳道南第三次辭疏月初俱蒙
發票今將一月矣續該臣等揭催又復數日尚未
批發竊惟道南被
命以來兩疏控辭俱蒙
溫旨若此
旨一下使可計日起程是
朝廷又增一輔弼之臣臣等亦獲一協恭之友
人心屬望

國體攸關非細故也今

留中日久外廷之臣不知

聖意所在又將捕捉風影妄相猜疑滋浮議而生

事端爲害不小且道南已經

特簡恭候

宸衷而於其辭也又復遲回不決似非

皇上平日禮大臣重政本之意伏望將道南原疏

即

賜檢發毋再遲留又今

聖節在邇

慶與伊邇其尚書王象乾侍郎孫慎行辭疏更祈
聖斷速賜批行臣等不勝顒望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為南北司業推陞事情揭

臣等適接工科給事中劉文炳揭帖論文選司郎中張養才推陞不當中有南北司業一段竊謂此事實臣等主之不得不明言其故凡推陞內外官員俱係吏部職掌惟翰林各官之推則由臣等查其資序酌其才品告之銓部具疏題

請此舊例也先是南京司業員缺該署銓尚書王象乾詢之臣等臣等再三商確焦竑係己丑榜首素有文名向推尚寶司丞未蒙

點用淹滯既久人共惜之張文光雖已陞司丞而
被察之後人多稱枉且兩雍懸缺多時需人
甚亟故即以文光擬北司業焦竑擬南司業
此二臣推用之由也又以蔡毅中同爲司丞
遂用陪北焦竑無人可陪而趙師聖資俸相
應遂用陪南此皆臣等查照舊規分別開送
實非選司所得專若以此歸過養才不惟無
以服其心而於臣等職掌亦有未明故直陳
其始末如此伏惟
聖明鑒察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五日

乞休第五十九疏

奏爲懇

恩亟放事臣自三月以來連疏籲祈心血俱盡未

足以回

天聽臣病妻前行待臣俱去臣子然一身只有三

僕僑寓不便復移居他處暫時候

旨

皇上試思如此情形尚有不去之理否

聖節屆期

皇上登殿臣倡率百僚臣病苦餘生若赧顏班行乃

為百僚之辱何能倡率區區愚衷所欲少效
以伸去國戀
君之一念者已具于前月二十八日一疏
皇上儻留神省覽採擇施行歎呼頌祝之聲將上
徹昊穹遠騰薄海比蟲草木無不鼓舞況于
百僚而何待于臣之倡率哉至于放臣歸去
更為時政之大臣退雖不能報答
君恩退猶得依先人之墳墓以延其視息當此
萬壽齊天萬國家
恩之日

皇上獨能不垂憐于窮極號訴之孤臣乎此臣之

所爲朝夕籲祈而幸

俞音之蚤下者也臣不勝閂牀悚息懇切之至奉

聖旨朕勉留愈切乃卿懇辭愈殷旣負朕懷亦非

卿從來忠愛之義近日大臣紛紛求去卿爲首

輔君復堅持歸志使朕孤立于上國體謂何宜

遵屢旨卽出佐理毋得再有託陳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五日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九終

綸扉奏草卷之三十

乞休第六十疏

奏爲苦懇

天恩事臣以廹切求去奉

聖旨朕勉留愈切乃卿懇辭愈殷既負朕懷亦非卿從來忠愛之義近日大臣紛紛求去卿爲首輔若復堅持歸志使朕孤立於上國體謂何宜遵屢旨卽出佐理毋得再有托陳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之餘有淚可揮無辭堪措惟念臣處今日若稍有可留之理稍有欲留之心則

必不遣家移寓作如此此舉動既已作此此舉動
而又赧顏再留恐千古以來無此誕妄之事
無此不識廉恥之人人言臣欺
君此真欺
君之大者矣今朝中掛議者惟臣與王象乾孫慎
行三人象乾慎行皆已行矣臣求去在二臣
之先而出門在二臣之後臣之勇退遠不逮
二臣心甚愧之
皇上屢以
聖節為言今相去只數日

皇上若先發愈音允臣之去臣當匍匐扶携叩
賀而後行不然俟至
聖節後臣亦必不留矣頃言官有請
皇上允臣之去謂
君恩臣義尚存臨岐之一綫者可謂至言非但愛
臣亦愛
皇上惟
聖明圖之至于科臣劉文炳以南北司業之推咎
臣臣病苦昏迷事多錯謬罪安敢辭請併年
來推陞不當人心不平者盡

勑令同官臣從哲一一改正施行使臣失之於身

而救之于後人于以塞弊竇而慰輿情亦臣

之幸也臣不勝冒昧懇切之至恭

聖旨大臣爲國爲君去留自有大體卿旣以朕諄

節爲念分當勉留豈可效尤二臣不顧君臣之

義朕懸望甚切卿宜卽出輔理以副始終倚毗

之懷毋因人言再有陳請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九日

詣
仁德門賀
聖壽即乞休第六十一疏
奏爲恭謝累年
高厚鴻恩拜辭請
放事臣八載備員孤踪獨立荷蒙
皇上寵眷恩私隆天重地近世所無言雖不盡用
而不可謂不用事雖不盡行而不可謂不行
人言愈起而
信任愈深求去愈殷而

慰留愈切
君父之于臣子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臣私衷感
刻真口不能宣筆不能寫千生萬生變爲犬
馬以謝
皇上猶不能報也茲當
萬壽聖節臣杜門日久本不宜赧顏復出但情不
能已于今早勉強同臣從哲詣
仁德門叩賀禮畢之後臣念自此永無再到
宮門之日謹再五拜三叩頭一以謝
皇上累年養育之厚恩一以伸微臣違離

闕廷之私念伏望
皇上察臣微誠成臣素志更勿以
溫旨留臣即
賜俞音放臣歸去使天下人知今日朝中尚有奉
旨去國之大臣而臣之蒙恩于
皇上終始不替如此
君臣上下皆有光彩何幸如之臣謹于私寓恭候
數日至于不得已而效尤二臣是臣之罪而
非臣之得已也臣不勝冒昧懇切惶悚之至
奏

聖旨覽奏卿求去愈切情詞愈苦朕心惻然不寧但閣務繁重豈從哲一人所能獨理少待新輔道南至日即准卿去以遂雅懷卿既念朕恩當思始終圖報且八年勞苦何惜數月勉留若效尤徑行不候朕命既非卿從來忠愛之義將貽朕以恩禮不篤簡忽輔臣之名卿心忍乎尚體朕懇至之情毋得再有陳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

謝

恩准放乞

允即行疏

奏爲恭謝

天恩准放仍乞

俯允即行事該臣詣

宮門謝辭

皇上奏

聖旨覽奏卿求去愈切情詞愈苦朕心惻然不寧

但閣務煩重豈從哲一人所能獨理少待新輔

道南至日即准卿去以遂雅懷卿既念朕恩當
恩始終圖報且八年勞苦何惜數月勉留若效
尤徑行不候朕命既非卿從來忠愛之義將貽
朕以恩禮不篤簡忽輔臣之名卿心忍乎尚體
朕懇至之情毋得再有陳奏該部知道欽此臣
仰荷
聖慈已鑒臣情詞之苦
允臣歸去累年祈求今日得遂臣聞
命自天不勝感戴義當遵
旨少候稍敢再陳第臣自杜門以來閣務久已不

預近倚書揭亦不敢受外間事體一毫不知
雖竊留在此亦如附贅懸疣非徒無益而反
爲累閣務煩重從哲一人自能辦理臣查前
輔臣趙志皐物故後只沈一貫一人在閣踰
年而沈鯉朱賡始至沈一貫沈鯉謝事後只
朱賡一人在閣踰年而李廷機與臣始至即
臣至不肖獨身任事亦六七年從哲之才品
器識遠過于臣即使獨任數年亦綽有餘裕
況不過二三月道南可至
皇上又何慮焉以

皇上之恩臣如此恤臣如此臣何惜數月之留而
不以慰
聖心但種種不便難以盡言又臣妻巳行無人照
管臣本意由陸路以歸以臣妻多病不耐奔
馳臣亦狩瘍作苦欲就舟行今寒風巳動遷
延數時河氷將合又須從陸愈困頓矣此所
以迫切哀鳴仰求
皇上之即放也月者王象乾孫慎行出城皆蒙
聖恩即允其去臣甚羨之慕之
皇上平日待臣厚于二臣臣亦懷戀

聖恩不忍如二臣之遽割若乘此未出城之時得

旨而去天下人孰不歡欣頌服謂

皇上之待輔臣有始有終如此但丞一日則

聖德增光一日

聖恩增重一日萬無蔺忽輔臣恩禮不篤之說也

臣懇籍

恩私故敢屢瀆統望

聖慈俯垂炤察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卿輔朕多年秉公奉法竭誠匡贊勞怨不辭

獨任忠勤從來未有朕傾心名德眷倚方深卿

乃堅意乞歸連章懇請情詞之苦至不忍聞朕
鑒此悃誠豈容終强特允回籍調理成卿雅志
著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差官護送馳驛去仍賜
路費銀一百兩彩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
襲稱朕始終優禮至意卿宜善攝爲國愛身以
需召用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乞休第六十二揭 此揭係前疏未下時上

臣蒙

聖恩令待新輔道南來即准臣去臣已具疏懇求即放迫切之情尚有疏中所未盡言所不敢言者敢再陳之葢道南被

命已將一年三疏控辭皆蒙

温旨臣度之自當前來供職但

皇上調待道南來而後放臣則道南必彼自疑以為彼之來乃速臣之去又將躊躇趑趄而不敢前是臣既以道南之故不得去道南又以

臣之故不得來豈不兩誤不如及蚤放臣而
嚴作道前速至則彼此俱便而政本共濟亦有人
矣又臣待罪日久罪狀甚多屢被人言近來
知臣決去故言者稍緩若臣尚有數月淹留
其勢必又紛紜臣雖欲暫留亦不可得不如
及今即去更為省事且臣在此一日則人情
多一日之疑即如票擬一事臣久已不預而
外間訛傳猶云某本為臣所票某事為臣所
行猜忖多端日生枝節惟臣一出國門則氷
消霧釋廓然無疑何利如之犬馬戀主臣亦

人也豈無戀
主之心委因事體不便難于停留故敢再瀝其愚
總之同是一去但蚤去一日則在臣有一日
方便而
皇上之體悉愍臣亦愈篤至矣伏望
聖慈俯垂鑒察即將臣疏
批允發行臣不勝懇切顒祈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乞休待請謝

恩併辭加官疏

奏爲恭謝非常

天恩懇辭進秩事該臣懇切乞歸奉

聖旨卿輔朕多年秉公奉法竭誠匡贊勞怨不辭

獨任忠勤從來未有朕傾心名德眷倚方深卿

乃堅意乞歸連章懇請情詞之苦至不忍聞朕

鑒此悃誠豈容終強特允囘籍調理成卿雅志

著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差官護送馳驛去仍賜

路費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

襲稱朕始終優禮至意卿宜善攝爲國愛身以
需召用該部知道欽此臣俯伏跪誦感極涕零
臣之初心只望
皇上賜臣准回籍三字便爲萬幸不意
天恩隆重越分踰涯一至于此蓋從來未有之異
數也臣自此晦跡林泉投身藥餌雖安危休
戚尚自關心而毀譽是非盡堪塞耳朝朝暮
暮惟百拜以謝
聖恩世世生生將何由以酬
洪造所有馳驛護送銀兩襲衣臣不敢辭惟是少

師兼太子太師乃人臣之極品亦內閣之穹
階臣八載備員曾莫伸乎寸效兩番報績已
再沐乎
殊恩當此去國之秋應行負乘之罰復茲叨濫委
爲非宜若冒昧以祗承將何顏而視息此臣
之所以聞
命驚心顧
天瀝膽而萬不敢受者也伏望
聖慈察臣懇誠准其辭免使臣得以安心就道亦
至福過以生災戴面歸山毋令寵深而反辱

其幸大矣臣感激

天恩謹當赴

闕廷辭而行先此陳謝併布下情統祈

聖鑒臣不勝惓惓懇切之至奉

聖旨卿勞苦有年忠勲茂著茲當去國無以示酬

進秩加恩出朕惓惓至意卿宜祗受毋得遜辭

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謝
恩倂效餘忠疏
奏爲愚臣感
恩去國敬陳謝悃倂效餘忠事臣海上孤生家世
業農素無通顯之望遭逢
聖主致位非司
皇上栽植覆露過于生成
寵眷殷勤深于鞠育臣省躬量力無一毫可以仰
答
恩私惟是儌天之幸

皇上之寵靈七八年間方內無大變故朝廷無
過舉士大夫無被譴罪臣得遷延苟且以至
今日頃哀鳴乞歸復蒙
皇上錫以
温綸加以異數種種逾溢皆非臣子所敢望凡在
見聞無不驚嘆以為臣何緣而得此于
皇上臣聞
命之後魂魄不寧涕零如雨真不知生生世世何
以報
皇上也謹于今早請

午門前叩謝叩辭即日前行其宵之夢從此永
絕惟有步步回首瞻望闕廷不勝依戀之私
而已臣聞古之人江湖而懷廊廟之憂況臣
受
恩深重豈以身既退休遂忘忠愛之一念乎今請
得以時事所急天下人所共言者再一申之
東宮輟講十餘年矣元良國本安危所繫而深
居青宮不覩書史曆資今質何以陶鎔頃因
聖母升遐中外哀痛臣等不敢苦請今
大禮已竣凉秋過半此而不講更待何時

瑞王年巳長大發鬅如戟而好逑未遂怨曠日深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豈在
聖慈不加軫念此二典者必當旦夕舉行者也六部九卿朝廷所與共理天下一官不備則一職不舉今六部只有五人都察院遂至空署而外間督撫見推几列脊望深隆如陳薦徐民式孟一脉輩皆久不
點用臣等屢請之而不能得內空虛而外壅滯豈不兩妨廢棄諸臣
恩詔錄用海內莫不傳頌

聖德然以忠鯁之名流而猶從折腰之列以積年
之困滯而猶拘原擬之條得毋名用而實阻
之乎臣謂諸爲民而起知縣者宜即與優遷
諸降謫而蒙錄用者宜即以新推召起仍
亟渙綸音勿再停閣上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下以答四海臣民之望何快如之
人才進退全在銓曹今吏部尚書鄭繼之名
德老成真心爲國必能以大僚起廢二事力
請于
上而閣臣從哲爲之從臾願

皇上之垂聽而亟行也候補科道各官久者二三
年近亦數月旅食長安涬無職事消向用之
心傷乎明之政所宜即行
允補而舊歲考選諸臣錯集闕下亦當速爲除授
使供職至于候選各官以吏科不補至今
尚不得去官既困于無選也方又困于無官
政體之所莫此爲甚此三事者部院大臣或
屢請而不發或遂延而未請皆當亟行者也
此猶據朝中大典禮大政事而言耳至于封
疆最急莫如邊餉國家目前切近之大憂莫

如邊餉之匱乏雖經計臣苦心籌畫而因循
日久振作爲難脫巾之變兆見于薊門南見
于楚何嬰兒絕乳難止其啼猛獸搏人莫克
其腹侵此不已國家之禍不可言矣其必修
屯田興水利淸冗濫嚴查參任怨任勞中外
相成救此大患而
皇上爲之主張督率于上庶幾其有瘳乎要其大
本大原則在于急罷稅使稅使一日不罷則
民力一日不得紓常賦愈逋催徵愈苦軍與
民兩受其弊且相挺而爲難何以救之此尤

時政吃緊之第一義也
皇上苦苦留臣不欲其去要臣在此其所效贊襄之力者亦不過此數事
皇上行此數事臣雖去何妨如其不行即留臣亦有何益故敢縷縷陳之乃臣更有言者
祖宗設立閣臣原是文墨議論之官毫無事權一切政務皆出自六卿其與前代之相臣絕不相同今事權日輕而責望日急救過不贍何暇他圖臣今已行道南未至只從哲一人在閣極為勞苦區區愚衷誠望自今以後

皇上之聽信閣臣者愈至而天下之求多閣臣者稍寬重國大計用舍大事必與商畫而後責之以匡維毋使閣臣不與其事而獨任其辜則庶乎此官猶可以自立而政本之地不至于艱難窮困若臣一日矣臣去國之人故敢作此言又身不能爲猶望于後人之能爲故言之真切若是統望

聖慈俯垂鑒炤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特薦名賢疏

奏爲特薦名賢以伸報

主一念事臣蒙

恩歸里所有欵欵下情已具別疏陳奏顧惟大臣之義以人事君而所謂以人事君者非得當代之第一流則于心終爲未盡今天下之賢才伏于草野者固多然其精忠大節粹品真修昭昭在人耳目毫無間言者非鄒元標耶

皇上起元標于戍籍處以諫職寵以銓曹不可謂不知元標矣元標感激

聖恩急於圖報煩言激說未愜
聖心固誠有之然未幾而後列之南曹駁駁登進
後元標以艱去乃淹伏至今謂
皇上之畢世而怒元標臣不信也今元標年巳六
十餘人生幾何河清難俟萬一不可知將使
聖明之朝有臣如元標者終不得用臣不爲元標
天下後世謂
惜而深爲
皇上惜矣今世事叨勦紛紜未息使元標在朝必
足以服衆望而係湯平此亦今日救時之第

一策也臣所欲薦者有不止元標而不敢槩及
皇上試鑒臣愚忠即照吏部批擬擢用元標則豈
但國家得名賢之用而臣區區報
主之心亦少遂矣昔史魚既死猶以不能進遽伯
玉爲恨况臣雖去國尚視息人世若使隱忠
不竭他日將負愧地下故敢冐昧而直言之
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途次謝

恩疏

奏為感激

天恩恭陳謝悃事臣追切乞歸伏蒙

聖恩特頒異數又加臣少師兼太子太師臣愧不

能當具疏辭免奉

聖旨輔弼著有年忠勤茂著茲當去國無以示酬

進秩加恩出於眷惓至意卿宜祇受毋得遜辭

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悚惶不勝感戴竊念臣

以一介書生

皇上拔擢至此雖曾効奔走微勞而總皆尋常事
務未嘗有持危定傾之功轉日回天之績可
以報效而位極三孤澤延累世自來臣子之
叨濫未有如臣者臣亦欲具疏再辭而
聖意勤惓不敢頻瀆謹設香案望
闕叩謝到家之日揚厲
聖主之隆施光昭
清朝之盛事即海濱父老並戴恩私不獨臣之
一身也臣於滁水登舟以茲月初二日解纜
前行自此

闕廷日遠蹤跡日疎回首五雲可勝依戀犬馬

下情惟望

皇上善保天和愼調

玉體喜怒毋過其節

起居必謹其微於萬斯年永爲臣民之

主臣餘生尚在得耕田鑿井享太平之賜於

堯天舜日之中其幸大矣此臣之所日夜齋心籲

天祝

聖以少盡區區之一念者也臣不勝感戴

天恩懇切依戀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到家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以猜劣繫籍遭逐

明聖忝備綸扉在職八年毫無報稱病困侵尋苦

求謝事伏蒙

聖慈矜臣微悃垂憐允歸旋寵殊恩隆天重眷臣

頂戴不勝惟有感泣自發都門皆由水路而

行於十二月初三日抵家萬里鄉關幸得生

還白叟黃童爲臣歡喜此皆我

皇上生成之大德也臣積愆深重爲天所罰只有
一子曾蒙
聖恩廕授尚寶司丞奉差過家於臣到之前一日
得病身故臣于臣孫幼痛楚不堪若非
皇上恭賜臣歸臣此時尚在都門必至鬱悶無聊
以死今哀痛之餘猶得稍存殘喘撫視弱孫
舉家大小用依爲命不至顛連此又我
皇上生成之大德也臣于臨沒之時遣嫡家人侯
臣例家只[illegible]代敬
聖門生死幽明莫知所報臣一聞之倍增涕泣負

念愁病之軀當此變故昏迷憒亂必無久延
覲見之理惟是在世一日則一日北向百拜
頌
聖壽無疆享太平有道之長而已他何言哉臣一
入此門仰欽陳謝而哀傷僵仆不能操筆令
始扶病勉強口占授吉語不成章伏望
聖慈曲垂鑒炤臣不勝感激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奏卿已抵家朕心甚愴間有鄉子之變艮
用惻然奏謝朕知道了還著撫按官存問兒朕
眷禮元輔至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三年三月初三日

謝存問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蒙

恩賜歸具疏陳

謝奉

聖旨覽奏卿已抵家朕心佳慰間有卿子之變良用惻然奏謝朕知道了還着撫按官存問見朕

眷禮元輔至意該部知道欽此適巡撫官袁一驥先已請告移居境上該巡按官李凌雲於

七月二十五日到臣家中傳宣

聖旨臣扶病強起北向蒲伏跪聽

綸音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竊念臣八載綸扉罪

愆深重罰當在躬禍先及子傷心引咎出自

中情不謂仰塵

聖衷過垂憫惻

天語殷勤不啻家人父子而又

命撫按之重臣來

存問之特典

皇綸一布有司因生輝紳衿啟臨士民快覩在

聖朝爲篤舊之
鴻恩在臣鄉爲曠古之盛事即臣子在九原聞之
亦增光彩此之感戴豈獨臣之一身一家一
生一世而已哉犬馬依戀之私惟願
皇上謙慎
起居
眾行大政
存克艱之心親賢圖治毋棄遺逖而失群情
體天地之量虛已容人務矜狂愚以光
聖德廉

駿烈昭明萬禩保無疆之曆

洪休滋至三靈贊有道之長臣雖旦暮填溝壑有

餘幸焉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外所有恭

謝義當遣臣孫爾訒恭陳而倚其稚幼未能遠行

謹遣義男葉衆齎

進臣不勝感激悚息之至恭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愛朕知道了還陰一孫與

做中書舍人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三年閏八月二十五日

謝

賜陰及金幣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伏蒙

皇上以

聖母山陵禮畢

欽賜臣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又該臣具疏恭謝

存問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愛朕知道了還陰一孫與

做中書舍人該部知道欽此隨該臣義男棒金

幣及吏部咨文到家臣謹設香案率領家人
望
闕叩頭恭謝外竊念臣備員八載靡效分毫去
國年餘頃承
渥寵兼金特分于
御府文綺併出于尚方在
皇上大孝光昭雖趨走微勞而必念乃愚臣積愆
深重當
驕蓄重賜以何堪至于謝
存問由驛以前此雖亦有行然臣務之未能恭詣

闕廷而特蒙
敘錄此尤格外之
鴻恩而臣之省躬循分無以仰稱者也臣又惟
聖母仙逝已及大祥禮制將畢臣素沐
慈恩遙望
山陵敬百拜稽首以展感慕之私竊計
聖孝既成
聖懷斯慰
舉維新之美政答薄海之人心皆在此時愚臣欣
幸又當何如臣義男以冬月歸即當具奏陳

謝而臣病苦殘生家居海上去
國門萬里道路艱阻遷延至今臣之罪也統望
聖慈曲垂原燃臣不勝悚息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見感慕
聖母愛君體國至意該知道了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綸扉奏草卷之三十終

中宮崩逝恭慰　聖懷疏

奏爲恭慰

聖懷事臣遊離

闕廷于今七載伏枕窮山不聞世事畎畝之情雖深江湖之跡已遠惟有日夜籲

天願

皇上千萬斯年臣得憑藉

恩私苟延殘喘于林壑而已頃聞

中宮皇后崩逝薄海臣民無不驚悴况臣受

恩深重哀感之衷萬倍恒情惟是

皇后徽柔懿恭之德遠邁乎前聞表儀贊相之功
夙孚丁
宸念形管流芳萬世無極
皇上固不必過爲傷感致累
起居此尤臣與薄海臣民所共爲願望者伏望
聖慈曲垂
鑒納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慰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該部知
道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初十日

恭候 萬安疏

奏為恭候

萬安事臣家居海上去京師遼遠杜門伏枕無所

見聞頃有人言

聖躬違和未審虛實在臣愚心不勝縈念竊計我

皇上無疆惟休

久道化成

天地

祖宗之所眷佑九州四海之所瞻依小有不寧旋

當勿藥惟是

飲食起居百凡加慎
順喜怒哀樂之節以養天和則營衛充而風邪自
退
通上下內外之情以調衆志則煩囂息而氣體自
平于萬斯年
永綏福祉此實臣惓惓之私不容自已者也臣謨
者又聞奴酋背叛遼左傷殘
九重宵旰薄海驛騷臣受
國厚恩情同休戚豈能晏然不介于懷顧自念
閒廢之人萬里上書易生猜忖况中外在事

諸臣忠言嘉謀業已畢陳臣雖愛
國有心而効忠無計又自徂歲以來得一奇病
不能寢食餘息奄奄精神昏憒耿耿一念竟
無由自達于
君父之前臣之罪也今遂事不知何如要以
宗社之福
聖主之威靈大小羣工之僇力必不使其為封豕
長蛇肆毒無已但願
聖上念封疆之危急禦侮必先于用人
軫民力之艱難攘外尤本于安內

捐無用之積以供軍儲毋使閭閻嗷嗷有搉肌椎
髓之苦
收久棄之才以熙庶績務令巖廊濟濟多定傾撥
亂之人則元氣既充
國威自振民心既得邦本不搖幺麼逆命干藁
街而胥齋斧當不日矣臣敢因問
安而附陳其愚亦區區愛
君之一念也統望
聖慈俯垂
鑒採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illegible]

旨邇因奴酋肆逆遼鎮阽危朕日夕焦勞以致
舊疾愈甚見今服藥靜攝調理未愈覽卿揭安
具見憂國愛君忠誠至意所奏朕知道了該部
知道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十二日